

腊八情暖 旧俗新韵

温情腊八

■刘艳梅

“腊七腊八，冻煞叫花，晚上最好找个草垛子或者是好点儿的避风的门洞，实在不行就去自己家的窝棚对付一宿。”《大染坊》中锁子叔的这句哀叹，仿若一道裂痕，于历史的冰面上乍现，从中渗出的，是往昔腊八的彻骨寒意与民生的多舛艰难。在那凄风苦雪的周村街头，年幼的陈六子如漂萍般孤苦无依，寒夜的霜花几乎凝冻了他对生的渴望。而锁子叔那半碗残羹、半块冷馍，却似寒天中的薪火，短暂却又倔强地温暖了他的身躯，更点燃了他心中感恩与善良的火种。这份在冰窖岁月中绽放的人性之花，不仅成为陈六子一生铭记的恩情，也为腊八节这一古老节日嵌入了温情的注脚，引领我们穿越时光的雾霭，去探寻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新韵。

腊八节，这一传统节日恰似一条蜿蜒的文化长河，源头可上溯至远古的腊日祭礼。岁月悠悠，佛教文化的东传为腊八节注入了新的精神源流，赋予了腊八粥慈悲与福泽的寓意，使之成为善念传递的载体，在华夏大地广布祥和。自此，腊八节在民俗与宗教文化的滋养下枝繁叶茂，沉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谱系中熠熠生辉的一环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、信仰的虔诚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祈愿。

华夏疆土广袤无垠，腊八习俗也在各地孕育出缤纷色彩。于陕西的古朴村落，腊八粥熬好后，邻里间相互馈赠，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粥，传递的不只是食物的温热，更是亲仁善邻的传统美德，是乡村社会人情纽带的加固，于质朴中彰显着人性的光辉与社群的力量；甘肃的黄土塬上，腊八粥以五谷蔬菜烹制，人和家畜皆能享用，这一独特习俗映现了农耕时代人与自然生灵唇齿相依的生存图景，蕴含着对生命平等的尊重与对大地馈赠的感恩；在哈尔滨的冰雪天地，腊八蒜在醋液中蜕变出翡翠般的色泽，为岁末的餐桌添上一抹爽口辛辣，成为东北人

家迎新辞旧的味觉符号，寄托着对新春的热望与对生活的蓬勃豪情，于冰寒中孕育着生机与活力。

回溯童年，腊八是舌尖上的温馨诗章。腊月初七的黄昏，母亲便开启了一场温暖的仪式。红豆、红枣、黄米、江米等食材在她手中逐一甄选、洗净，浸泡于清水中，似是沉睡的希望积蓄力量。次日晨曦初露，厨房里柴火烈烈，锅里的豆子率先欢腾，继而谷物与干果相继入锅，在慢火炖煮中，粥香逐渐弥漫，似无形的柔荑，将家的温暖拢聚。

如今，站在时代的潮头回望，腊八节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节日本身。

正如锁子叔的善举在陈六子心中种下的那颗种子，历经岁月而长成参天大树，腊八节所蕴含的人性温暖、文化传承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在历史的演进中深深扎根于民族的灵魂深处。我们在现代生活的忙碌中，依然能从这一碗腊八粥里，品咂出古老岁月的回甘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。让我们珍视这份来自历史深处的馈赠，在每一个腊八节，延续着祖先的智慧与情怀，传承着人性的善良与坚韧，使腊八节的温暖与美好，如同寒夜中的星光，岁岁年年，照亮我们心灵的归途，永不黯淡，永不停歇。

■刘平

一觉醒来，手机屏幕的壁纸突然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场景：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桌上，红豆、大枣、花生撒得满桌都是，旁边还有两个字“腊八”，像是用米白色糖霜写成的。

腊八节到了吗？

没错，腊八节真的来了！这个节日的名字听起来就暖洋洋的，一想到它，我就仿佛闻到了热乎乎的腊八粥的香味，感受到了新年的喜庆气氛，还有那些红花绿草，紫燕子，它们好像也活蹦乱跳地飞来了……

回忆也像一群活泼的紫燕，扑棱着翅膀飞进我的脑海：

记得那年冬天，我一个人闯荡京城。作为一个爱水的南方人，我很想念家乡的小河。那天下班后，一位热心的大姐看出了我的孤单，她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今天没什么事，外面冷得刺骨，咱们找几个人一起喝点小酒，暖暖身子吧。”没多久，我们就挤进了一家小店，小店开着暖气，温暖得像春天一样。我们围坐一起，举杯畅饮，笑声不断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的脸都红扑扑的，笑声都飘到店外去了。那一刻，寒冷和孤单都跑得无影无踪。结账时，我看到前台的日历上写着“腊八”二字。我们相视一笑，没想到这次聚会竟然和腊八节这么有缘。后来我们各奔东西，可能这辈子都难再相见。但那份温暖的记忆，却永远留在了我心里。

今年的腊八节，又带着冷雨来了。湿漉漉的街道上，几个撑伞的行人悠悠地走过。冷风呼呼地吹，把行人的伞都吹得鼓鼓的，我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

正犹豫要不要出门呢，婆婆端着一碗粥过来了，她的笑容就像春天一样温暖：“快趁热吃吧，这是广济寺用柴火熬的腊八粥，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拿到的。”我接过碗，淡淡的甜香立刻飘了出来，那是各种杂粮和干果混合后的香味。看那黑米、糯米笑开了花，花生仁、红枣片、黑豆、红豆……在黏稠的粥里闪烁，就像夜空中的繁星。我舀起一勺粥送入口中，“嗯——”那股热腾腾的、夹杂着熟悉而亲切的烟火气息，立刻把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：屋外冰天雪地，西北风呼啸着想要钻进简陋的土屋；屋内却温暖如春，被烟火熏黑的厨房里，家人围坐一起，边烤火边谈笑，即便是简单的糙米粥，也能吃出幸福的味道。

我感激地看了婆婆一眼，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，在寒冷的冬日里，不畏风雨，带回了温暖，也带回了我的童年记忆。

不知不觉中，每一个腊八节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悄悄溜走，但那些美好的回忆总是能温暖我的心。原来，这世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：闲时陪你立黄昏，灶前笑问粥可温。



腊八粥里藏着年

■林百慧

小时候最期盼的，便是过年的到来，但因为还小，对日子没有概念，只觉得左等右等，年总是不来。后面便转而期盼着，家里什么时候开始煮腊八粥。因为吃完腊八粥后，家里人便会开始置办各式各样的年货，意味着，年就要来了。

每当母亲从橱柜的最深处，翻出一整套奶白色花朵边陶瓷碗时，我就知道家里要煮腊八粥了。我家的腊八粥不讲究一定放哪几种，大多是翻出来有哪些就放哪些，只一定会让每个陶瓷碗里都有食材盛着。从拿出碗后，我便兴奋地扒着厨房门，一步都不肯挪开，眼巴巴地看着母亲，从厨房的各处翻出五谷杂粮，猜测这一次的腊八粥里会放些什么。

果蜜饯儿只需直接摆放在碗里即可；干果类的需要处理掉外壳，只

留果仁在碗内；杂粮则需清洗一下，如果有豆类，则需加水提前浸泡一晚。这么一摆放，白色的碗里盛着各色的食材，煞是好看，让我忍不住去厨房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惹得家人以为我是耐不住馋，想要偷吃那蜜饯儿。

不消说，煮腊八粥的当天，无需人叫起床，我便早早地守在厨房门口，看母亲煮腊八粥。第一次开锅盖放的，都是些需要焖煮的食材，于我而言最难等，只是这慢慢熬煮出来的香味，又让我不忍离去。到第二次开锅盖，放的都是些红枣、桂圆等易熟的食材，看着母亲往锅里一圈圈撒上食材，再盖上锅盖，叮嘱我有冒泡声就喊她来。而锅盖边刚有微弱的声音时，我便着急地喊着母亲来关火。

砂锅端到桌子中央的时候，腊八粥还咕嘟咕嘟冒着浓稠的泡泡，这

时再将蜜饯儿往上一撒，一翻拌，便可以开吃了。明明不爱吃杂粮粥的我，腊八粥却总能吃上满满两大碗。小时候的我总说，这和别的粥可不一样，腊八粥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。

长大后，自己再煮腊八粥，香浓依旧，却少了我小时候常挂在嘴边说的，那股“特殊的味道”，转而又多了一股新的味道。向家里人详细询问做法后，做了几次，也总是觉得和记忆中的味道有偏差。姥姥听说后，笑着和我说，是因为你不再像小时候似的，借由腊八粥来计算着年的到来了，自然少了一股“年”的味儿。

于小小的我而言，腊八粥的香，是“年”悄悄藏进粥里，告知它即将到来的味道。对于长大的我而言，腊八粥里，藏着的是我对新一年即将到来的美好祈愿。越长大，对腊八粥里藏着的年味，品鉴得越深邃，自然也就尝出了一股新的“年”味儿。



投稿邮箱: 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